

文峰塔

王根岭
书画

本期版头题字:王根岭

撼庭竹 咏荷

□ 田兴才

丽翠荷花俊秀颜。
鲜艳绿昌烟。
莲开伫立气昂寰，
清凉莲籽养心肝。
绿叶撑青伞，
蛙鼓柳烟岚。

水净倩悠韵美莲。
亭亭耸青天。
叶圆根壮深情意，
茎大泥中胜宫闲。
雨水入帘后，
风扫赋奇篇。

贺新郎 盛夏湖畔

□ 玉章

蝉噪湖边树。
已斜阳、桐荫转午，
熏蒸潭渚。
轻气飘浮清涟荡，
低声对蛙私语。
渐眼迷、莲开谁与？
菱叶萦波须晴日，
便草革、深处惊鸥鹭。
或却是，蘋汀渡。

凉生垂柳趁炎暑。
待残红、浪蕊都尽，
伴君幽处。
唤醒鶗鴂南亭卧，
醺醺莺舞蝶舞。
又惊被、腥风折绿。
送目祥云抒胸臆，
一湾蓝、尽揽青山趣。
举障日，听金缕。

五律 若有所失

□ 张晓明

独立夕曛岸，穹枝旧梦长。
青云心有泪，褐叟眼无光。
不遂闲吟断，俄成故国伤。
天高遙鹜落，山海气遐苍。



栏目主持:庄生

壮志书写在高天白云之上

□ 诗可可

刘桢的诗刚劲挺拔，卓荦不凡。他的代表作《赠从弟》共三首，本诗是第三首。这首诗咏的是凤凰。凤凰是传说中的“神鸟”，生长在南方“丹穴山”中。《大戴礼记》说它是“羽虫”之“长”，所以栖、食也与凡鸟不同：“非梧桐不栖，非练实不食”。这就是此诗开头所说的“凤凰集南岳，徘徊孤竹根”之意。

诗人歌咏凤凰，不仅因为它有此神奇的习性，而且属意于它那绝世高蹈的怀抱：“于心有不厌，奋翅凌紫氛。”它根本鄙弃“鸟为食亡”之俗，不满足于“竹实”之食，而要奋展巨翼，掠过九霄的紫霞，高远地飞翔！

后一句以凤凰凌空“奋翅”的动态形象，表现它绝世超俗的高远之志，运笔劲健，富于阳刚之美。读过庄子《逍遥游》和宋玉《对楚王问》的人都记得，

当鹏鹏、凤凰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之际，“学鸠”之辈曾以其井蛙之见，对它们加以无知的嘲问。宋玉因此有“凤皇上击九千里，绝云霓、负苍天，翱翔乎杳冥之上。夫蕃篱之鶠，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”之语，将这类斗筲之辈一笔骂倒。诗人大约正有感于此，所以接着两句便借凤凰之口，对无知之辈的嘲问，作出了声震云天的回答：“岂不常勤苦，羞与黄雀群！”意谓：正是为了不与世俗之辈同流合污，我才不避勤苦、投入搏击风云的斗争生涯！诗人仰望云空、激动不已，不禁又悠然神往地追问一句：“那么，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归来？”凤凰的回答干脆利落：“将须圣明君。”意谓：到了明君临世的时候，我就将归来！

这四句抒写凤凰之志，诗人将其置于“奋翅凌紫氛”之后，便造出了一种高天传音的雄奇境界。绝世高蹈的凤鸟，正凌空远去，万里云天却还隆隆地回荡

着它那高傲的鸣叫，这种壮志是书写在高天白云之上的。

《赠从弟》其三

刘桢

凤凰集南岳，徘徊孤竹根。
于心有不厌，奋翅凌紫氛。
岂不常勤苦？羞与黄雀群。
何时当来仪？将须圣明君。

建安风骨(54)

我的蔽园



资料图片

四快事，其中一句是：“宅中有园，园中有屋，屋中有院，院中有树，树上见天，天中有月，不亦快哉！”这或许亦是我们每个人梦中的院子。这一处院子里，装得进四季风月，盛得了人间清欢。这一处院子里，我们不必在乎外界的浮华喧嚣，只为内心的清明爽朗而活。世间再大，不过一处院子。院子深处，是心中的天堂。

2007年春，我开着车子一路南下，希望能买到中意的一处落脚地。看房、看房，经过一个月的辛勤奔跑，耐心选择，终于在海南昌江畔买到一处二手房。房子不大，一楼，后边有个90平方米的破旧小院。这里除了热之外还是热，没有分明的四季，无法实现自己的四季愿望，但有总比没有强，我还是幸运的。

到了冬天，北方大地一片萧条之时，我又来到南国，开始打造我的小院。

如今，我的小院子里。搭了一个水果架，百香果爬上架子，它们蔓延、盛放、结果，而我坐在架下的沙滩椅上，阳光穿过枝叶，在地上变成斑驳的影子，风一吹过，似乎连灵魂都跟着荡漾。

后院墙边种上了果树，有鸡蛋果、释迦果、牛油果、香水柠檬、蜜橘，等待它们都硕果累累，满园飘香。

东边围墙下种上四棱豆、苦瓜，枝蔓漫过围墙，果实就和邻居一起分享。

西边围墙边架起2块水泥条板，上面摆上花盆，种上了几株耐旱的沙漠玫瑰，它造型独特，冬季时节鲜花怒放，美不胜收。

中间开垦几畦菜地，种上了荆芥、圣女果、小葱等，独享园丁忙碌和快乐。

小院里点缀一些热带不知名的花

儿、香草，也有名贵的蝴蝶兰、石斛兰、姬凤梨，再种上几盆慵懒的长寿花，它们漫不经心，随意生长，像极了我想要的余生。墙边时常见到苔藓，让我又想到了袁枚的《苔》诗，但愿它们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。要盛放，便盛放！

小院基本种植完毕，找来一块半圆木板，刻上“蔽园”，挂在百香果架旁，我的蔽园初步建成。

我的蔽园，院子不太大，墙也不太高，已有绿植和红花，不管春夏秋冬，都有花开花落。

不管是墙边的角落，还是中间的菜地，都可以看到生命的顽强，就算是一根野草，也知道院子的美好，扎了根似的要占据一方天地。一片青菜悠悠，一片春暖花开，它们向阳而生，肆意生长。

白天，坐在百香果架下，看花儿和枝芽，花儿有时姹紫嫣红的盛放，有一枝独秀，而我会听着清风细语，慢慢编写我的专著《中医民间秘术》。

夜里，我们就坐在院子里，指着天上的星星认牛郎织女，在不知名的虫叫声中昏昏睡去。

蔽园里饮上一杯海南特有的“清补凉”，如汪曾祺所说，连“眼睛都是凉的”，吃到心里都是冰甜的。

蔽园里的一盆三角梅，落雨时，它坚韧生长；暖阳时，红花、紫花、黄花、白花，争相绽放。院墙边上的一株三角梅，悄悄爬出墙面，我不在意它的“红杏出墙”，它可以与路人邂逅一场，也可以爬上楼房，与天空赴约一场。

蔽园里泡上一壶清茶，慢慢饮用，我要和我的夫人一起把往后余生慢慢过成诗。

我爱你，我的蔽园！